

这是一部宝贵之书：书中探索了归属感的意义，并不遗余力地打破传统，
描绘了离岸人在异国他乡开始新生活所需要的韧性和勇气。

——《奥普拉杂志》

L
I
S
A
K
O

T
H
E

L
E
V
E
L
E
N
D
E
R
S

离岸人

[美] 丽萨·康 著
(Lisa Ko)

梁欣琢 译

丽萨·康的重磅作品

《离岸人》

是2015年美国领头羊社会小说奖获奖作品

该奖项给关注社会正义的小说

中信出版集团

离 岸 人

THE LEAVERS

[美] 丽萨·康 著
(Lisa Ko)

梁欣琢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离岸人 / (美) 丽莎·康著; 梁欣琢译. — 北京:

中信出版社, 2019.1

书名原文: The leavers: a novel

ISBN 978-7-5086-9699-7

I. ①离… II. ①丽… ②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44829 号

THE LEAVERS

Copyright © 2017 by Lisa Ko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lgonquin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离岸人

著 者: [美] 丽莎·康

译 者: 梁欣琢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: 12.5 字 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8-6659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9699-7

定 价: 5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犹如大海，我受孤儿身份驱使而来。

未被收到的电报喧闹声声，

与化名争吵喋喋不休，

歧路重重，未知的旅程，

我化名除籍，前来爱你。

—— 李立扬《在我爱你的这座城》

李立扬 (Li-Young Lee)，美国当代华裔诗人。1957 年生于印尼雅加达，1964 年全家在美国定居。出版过《我的黑夜之书》《玫瑰》《在我爱你的这座城》等诗集。——译者注（下同）

目
录

001	第一部分 另一个男孩，另一个星球
115	第二部分 头 奖
285	第三部分 倾 斜
377	第四部分 离岸人

第一部分

另一个男孩，另一个星球

Another Boy, Another Planet

郭德明最后一次见到他妈妈的那天，她出现在校园里，让他吃了一惊。一顶海军蓝的帽子低低地压在她的前额上，绕在她脖子上的围巾像一条棕色的蛇。“你在等什么啊，孩子？外面很冷。”

他站在第三十三小学的走廊上，她替他外套的拉链拉上，因为太过用力，衣领都皱起来了。“你提前下班了？”现在是下午四点半，天色已渐黑，但是她通常要到六点钟才能离开美甲店。

他们像往常一样用福州话交流。“今天是短班。迈克尔说你要参加功课辅导，晚点才能回来。”她的眼睛在镜片后眯了起来，他不知道她是否真信了。老师一般不会因为你被惩罚留校而给你的母亲打电话，只会给你一张需要家长签完字再带回来的通知单回执，但是他伪造了母亲的签名。迈克尔从未被留过校，第八节课后就走了，德明想要跟他一起回家看电视。只有在电视机前，在电视节目的欢声笑语带来的安全感中，他才无须担心让任何人失望。

雪花像湿衣服的滴水一样落下，德明和他的妈妈朝杰罗姆大道走去。在一个水泥院子的后面，三个大男孩正互相递着一支大麻烟卷。他们衣服拉链大敞，没背书包也没戴帽子，淡淡的烟味和缓缓的笑声温暖了稀薄的二月空气。“我可不想你变成那样，”她说，“我也不想你像我这样。我都没

念完八年级。”

八年级都没读完，一个多么美好的念头啊。他连读完五年级都够呛。他的老师说无法集中注意力投入学习。当他在数学课上绊倒特拉维斯·波帕时，特拉维斯十分震惊，他自己也吃了一惊。“明天我去学校，”他的妈妈说，“跟那位老师谈谈。”他挽着她的胳膊，喜欢听他俩的夹克外套摩擦时发出的声音。她不是电视上的那种妈妈——常常拥抱自己的孩子，带着痴痴的微笑看着他们。但是在车水马龙的街上过马路时，她一定要牵着他的手。她藏在手套里的那双手，通红且粗糙，皮肤发炎脱皮。睡前她将护手霜厚厚地涂到手指上，疼得脸颊一缩。有一次他问是不是护手霜能让手不那么疼了，她说只能起一小会儿作用。他真希望世上有一种特别的护手霜可以让新皮肤长出来，或有一双超能力手套。

她穿着宽松的牛仔裤，显得个矮而结实——他从没见过她穿裙子。她的嗓门很大，每次她喊他的名字时，狗都会狂吠，其他孩子也跟着起哄。当她看到他的期末成绩单时，他以为她的嚷嚷声会让四楼底下的汽车警报器都响起来。结果她笑了，笑声也像嚷嚷声那么大。当她拍着膝盖，对着什么傻事咯咯笑个不停时，没有比这更好、更令人满足的声音了。她对并不搞笑的事情也会发笑，比如电视剧和烘托剧情浮夸的背景音乐。还有，当德明说了什么话时，比如他跟他们的邻居汤米碰到时——当他们在楼梯间跟他打照面时，对方还没问出“你们好，你们怎么样”时，她已经自动回复，“不错，不错，不错”。或者在看电视换台时她会问：“《与明星共舞》怎么还没开始？”他随即翻出迈克尔用废纸做的太阳系活动模型，在客厅里轻快地转动，她在一旁拍着手。这种感觉几乎跟获得他朋友们的掌声一样棒。

德明和爷爷一起生活在闽江时，他的妈妈已经独自在探索这个城市。

她身上有种不安分的劲儿，就是静不下来，定不下来。她常会晃晃腿，弹弹膝盖，压压指关节，转转大拇指。她讨厌在阳光明媚的好天气里宅在家，会嘴里叼着根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从一面墙走到另一面墙。“谁想出去走走？”她问。她的男朋友利昂则会告诉她放松放松，坐下来。“还坐？我们都坐了一天了！”德明其实只想跟迈克尔窝在沙发上，但是他无法对她说，于是他们会出去走走，不是全家都出去，就他们母子俩。这种时候他可以完完全全地拥有她，他们在公园里或沿着河边悠闲地散着步，看着其他公寓里住的人，给这些陌生人编故事——姓史密斯，有五个孩子，父亲已去世，母亲爱吃百吉饼^①。他继续胡编乱造着：有一天他们去了上东区。“去买百吉饼？”她问，“什么口味的百吉饼？”“百搭百吉饼。”他说。这让她咯咯笑得更厉害了，直到他俩都在麦迪逊大道笑弯了腰，笑到发不出声来，他笑得冒汗但就是停不下来。白人老人向他们投以厌恶的眼神，因为他们挡在人行道正中了。其实，德明和他妈妈真喜欢百搭百吉饼——不加任何东西的纯面包圈。

一辆公交车轰隆隆地开过，溅起泥水。绿灯亮了。“你知道我今天干了什么？”他妈妈说，“一位女士，她的脚后跟上长了个老茧，有你的鼻子这么大。我得把她所有的死皮都刮掉。越刮越刮不完。她给的小费少得要命。如果你认真学习的话，就一辈子都不用做那种活儿。”

他害怕这种熟悉的老调重弹。他的妈妈会口出脏话，但是有一次他不知不觉地在她面前爆粗口骂了句“王八蛋”——他喜欢这个词的音节冲口而出的感觉，她立即一巴掌甩在他的胳膊上，说，他要做个好孩子。他边走边默默地重复着那个脏词，一步一个音节。

^① 百吉饼，一种硬的面包圈，在美国纽约比较流行，有多种口味。

“难道你认为我小时候，还是像你这么大时，我的梦想就是：‘嘿，有一天，我会一路来到纽约，这样我就能给一个陌生人的脚趾挖膏膏^①’了吗？那可不是我的计划。”

时刻准备着，她总这么说。能靠自己获得的东西，就永远不要靠别人。她看不起懒惰、软弱，看不起弱者。她虽然朋友寥寥，对自己的朋友却是赤诚相待。但是她又容易记仇——两年前的，街角那家杂货店的收银员嘲笑她蹩脚的英语，她便从此宁可多走三个街区去另一家杂货店购物。她的英语确实不好，德明也这么觉得。

“就拿利昂来说吧，在你看来他的身体很不错是吗？”

“利昂一直很好啊。”

“他的背已经不行了，肩膀也坏了。男人们可不愿在美甲店工作。你要是完不成学业，就得跟利昂一样以剃肉为生，三十五岁就患上关节炎。”

在背后这么谈论利昂伊爸^②似乎不够厚道。利昂很结实，能在德明、迈克尔和他们的小伙伴们面前做单臂俯卧撑，让他们闹着玩地打他的腹部，尽管德明总是做不到狠狠出拳。“再来一次，”利昂会说，“你那也能叫一拳吗？那顶多是握握手！”尽管利昂并非他的亲生父亲——在这件事上，他的妈妈守口如瓶，他只知道那个男人不在他们的生活里。但德明很为利昂骄傲。如果说他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他希望像利昂那样，或者像地铁站里吹萨克斯管的人那样——地铁通道里闪烁着紫色和橙色的霓虹灯，人们围着他，他的手指上下翻飞，胸膛一起一伏。哦！那样受人喜爱！

雪天的福特汉姆路异常安静。一栋废弃的楼前结了冰，冰上粘着一块

① 膏膏，福州话音译，指污垢，从身上清除下来的脏东西。

② 伊爸，福州话的爸爸，下文的伊公是福州话的爷爷。

淡红的口香糖，像冷冻比萨饼上一片孤零零的辣香肠。“这冬天真是没完没了。”德明的妈妈说。他们挽紧胳膊以保持身体平衡，穿过人行道。“你不想离开这里，去个暖和一点的地方？”

“家里就很暖和。”他们的公寓里暖烘烘的，如果他们可以快点到家的话。有些时候在室内甚至只穿T恤就够了。

他的妈妈皱起了眉头。“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去省城的小姑娘。然后我一路来到了纽约。我本想环游世界的。”

“但是然后……”

“但是然后我有了你，然后我遇到了利昂。现在你们就是我的家了。”他们踏上大学大道的小坡。“我们要搬家了。”

他一脚踩进一个小水坑里。“什么？去哪里？”

“佛罗里达州。我在一家餐厅找到了新工作。离迪士尼乐园很近。我会带你去玩的。”她对他一笑，好像指望他同样回以笑容。

“利昂伊爸也来吗？”

她将他拉离水坑。“当然。”

“那迈克尔呢？”

“他们之后也会过来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很快就要去上班了。一两周之内吧。”

“一周？我还要上学呢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这么喜欢上学啦？”

“可是我还有朋友们啊。”特拉维斯·波帕几个月来一直叫迈克尔和德明“蟑螂”，他们便在他沿着走廊慢吞吞往下走时伸脚绊倒了特拉维斯。这种冲动的、下意识的行为真是太棒了，特拉维斯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

情！他的身体像一团软泥一样扑通扑通滚了下去！迈克尔和朋友们与德明击掌欢呼。坏小子，德明！被留校看来也是值得的。

他们停在杂货店前。“你会转学去个好学校。新工作开的薪水不错。我们将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生活。”

她的声音像喇叭一样刺耳，言辞像三角铁一样尖利。德明记起没有她的那些年，他和伊公住在三巷一栋寂静的房子里，透过窗户可见一条安宁寂静的小街，静到他都能听见自己眨眼的声音。

“我不去。”

“我是你妈妈。你必须跟我去。”

杂货店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跟他们住在同一栋楼的约翰逊太太提着两兜东西走了出来。

“我在中国时你不也不在我身边嘛。”他说。

“那时候伊公陪着你。我在辛辛苦苦工作攒钱，这样才能接你过来。现在不同了。”

他把手从她手里抽开。

“怎么不同？”

“你会喜欢佛罗里达州的。你会住上一栋大房子，有自己的房间。”

“我不想要自己的房间。我想要迈克尔也在。”

“你以前也搬过家呀，没有那么难的，是不是？”

红灯已经变成了绿灯，但是约翰逊太太仍然站在他们这一侧的街边，盯着他们。大学大道可不像中国城^①——在搬来布朗克斯区跟利昂一起住之前，他们住在中国城。这个街区没有其他的福州住户了，有时人们盯着他

^① 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南端下城，又称为唐人街、华埠。

们，好像他们的语言是从阴沟里冒出来的一样。

德明用英语回答她：“我不去。你别管我。”

她抬起了手。在她往前跨一步时他翘起地往后一缩。然后她抱住了他，她外套的前襟沾了雪擦着他的脸颊，他的鼻子抵着她的胸膛。他隔着几层衣服听见她的心跳，怦怦如鼓，心意已决。不等自己放松下来，他强迫自己挣脱她的怀抱，向前跑去，任由书包撞击着他的脊梁骨。她穿着塑胶靴子踩着重重的步伐跟在后面，在穿过人行道时脚下一打滑尖叫起来。

他们住在一栋大楼里的一间小公寓中。德明的妈妈想要一个有更多房间的房子，想要安静。但是德明并不在乎那些嘈杂噪声，他喜欢听邻居们用英语、西班牙语或其他他不懂的语言吵架，喜欢咚咚的脚步声，椅子的刮擦声，萨尔萨舞、梅伦格舞和街舞的声音，足球赛和幸运轮盘从门底下和天花板缝隙漏出来的声音，冲厕所时下水管的啞当作响声。他听到其他妈妈也对她们的孩子大声嚷嚷。这栋楼里仿佛装着整个城镇。

晚饭时没人提起去佛罗里达州的事情。德明的妈妈将上周洗过的衣物一一叠起，德明和迈克尔观看着《乔治·洛佩兹》，接着是《美眉校探》。利昂在屠宰场上夜班。利昂的姐姐薇薇安，也就是迈克尔的妈妈，还没下班。德明靠在沙发的一头，腿伸到中央，迈克尔以同样的姿势靠在另一头。迈克尔还在想着特拉维斯·波帕的事情。“他可摔惨喽！”他把脚跷在坐垫上，“他是自作自受！”要是他们在佛罗里达的房子房间太大，再也听不到彼此说话怎么办？

他的妈妈正在涂护手霜。“现在你们就是我们家的全部了，”她说。早些时候，他主动提出去杂货店帮她买烟，在店里顺手牵羊拿走了一块糖，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跟迈克尔对半分了。“坏小子，德明。”迈克尔一口咬下他的那半块，用崇拜的眼神看着德明。德明知道一切都会好的，只要迈克

尔跟他们一起去，只要他不一个人走，搬家也没什么大不了。他的妈妈不会发现他被留校的事情，他和迈克尔也能交上新朋友。他想象着海滩、沙子、大海，还有圣诞节穿短袖。

后半夜接近清晨的时候，德明在卧室的床垫上猛然惊醒，迈克尔躺在那儿打着鼾，利昂和他的妈妈正在窃窃私语。“去你妈的。”他的妈妈说。铲雪车从街上开过，将路面积雪铲干净。

他想努力再次入睡，但上学的闹钟响了。利昂仍在睡觉，迈克尔在冲澡，他的妈妈穿着黑衬衫、黑裤子的工作服在厨房里忙碌着，空罐子边缘放着一根吸了一半的香烟。烟灰变得又软又长，掉落下来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搬家？”

暖气片爆发出黑斑。他妈妈的头发在静止的光圈里显得模糊不清，她的眼镜又脏又油腻。“我们不搬了，”她说，“快点，要不然你上学要迟到了。”

随着佛罗里达州之梦的瓦解，这一天仍然令人回味，尽管没有海滩了，尽管甚至特拉维斯·波帕在食堂外用吸血鬼般的口音嚷嚷着“我要杀了你”（当然了，他也对其他孩子说过更怪里怪气的话，比如“我要烧光你的房子，吃掉你的耳朵”）。特拉维斯缺乏盟友，没人支持他。放学后德明和迈克尔一起回家，用各自妈妈给他们的钥匙打开公寓的门，从冰箱里拿出一团米饭和一包湿湿的粉色火腿冷切肉。他们已经很擅长做饭了，尽管他们的朋友觉得他们做的饭菜太难吃。以后，这些饭菜将会是德明最想念的食物：炒饭和意大利香肠撒上从大塑料瓶里倒出的大蒜粉，速食面条拌上番茄酱，上面加上美式奶酪和墨西哥塔巴斯科辣酱油。

他们在沙发上吃饭。这个沙发占据了客厅的绝大部分空间，它又大又

光滑，上面印着橙色和红色的花朵。当你坐上沙发时很容易滑下来，它还会发出活泼的噪声。薇薇安的床也是这样。他的妈妈讨厌这个沙发，但是德明从它的图案中看到了不同的世界，他常盯着它的色彩看，直到自己变成了斗鸡眼，这些花朵都变成了不同的形状：鱼缸、糖果、十月下旬的树顶，他想象自己潜入水底，在沙发面料的表面游泳。“等我自己开店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扔掉那个破沙发，”他的妈妈说，“等你有一天回来时就会发现它不见了。”

下午四点到晚间八点是电视的空档期，只有脱口秀和本地新闻。明天有场几何考试，迈克尔无须备考，德明则是不打算备考，除非他妈妈发现这事。他回想了一下今天在班上做的练习册，感觉昏昏欲睡。今天做题的时候，他在三角形和其他各种各样混杂的形状中，胡编乱造了一气答案。角C是多少度？五十个热狗。到了七点钟，他的妈妈还没回来，估计她要工作到很晚了，于是他暂时得以从几何中脱身。

《危险》还没放完，薇薇安回来了，身上带着氨气的味道。她坐在厨房餐桌边缝衣服，这是来自一家工厂的零碎订单，最近她也在里佛戴尔^①打扫公寓。

“波莉不在？没人做晚饭？”

“我们吃了火腿。”迈克尔说。

“那不算晚饭。德明，今天轮到你妈妈下班带些吃的回来。”

“她在工作。”德明说。

薇薇安打开冰箱又关上。“行吧，我洗澡了。”

当利昂到家时，已经八点了。“你妈妈应该已经到家了才对啊。估计

^① Riverdale，音译为“里佛戴尔”，也有译法译为河谷。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。

是新老板让她加班了。”他取出冷冻比萨饼做了晚饭，香肠肉丸像疖疮一样，但是油乎乎的很美味。德明吃了三块比萨饼。妈妈从不买杂货店的比萨饼。

利昂的手机响了。他在玄关接了电话，德明收拾好盘子，等他回来。“是妈妈的电话吗？我能跟她说话吗？”

“是她的朋友迪迪。”利昂的手紧紧抓着电话，好像在拧一条湿毛巾一样。

“妈妈在哪里？我们要去佛罗里达州吗？”

“她会有几天不回来。去看望看望朋友。”

“什么朋友？”

“你不认识她们。”

“她们住在哪里？”

“不早了，你该睡觉了。”

迈克尔坐在他俩的床上。“你妈妈去哪儿了？”他不戴眼镜的时候看起来老成了点，也更瘦了，眼神涣散失焦。

“利昂说她出去几天。”当德明躺下盖上毯子后，他怎么也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有什么事不对劲的感觉。

一周过去了，他只去了学校一次。有一次他的妈妈和利昂去了大西洋城，要在那边住一晚，她打电话来提醒他按时睡觉。现在他熬夜不睡，早餐就吃MM豆，和他的朋友洪一起逃学——洪的爸爸上个月去世了。洪住的公寓在瓦伦丁大道上，他们在他家看DVD，一直看到睡着为止，然后醒来再看，再睡着……他们调大音量，直到飞车追逐和枪击射中了他内心深处掠过的恐惧。妈妈在哪儿？她没有什么要看望的朋友。接下来的日子